

■新书讯

《铁箫斋文萃》

作者:宗璞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宗璞先生出生在清华园,成长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,又在北大燕南园中度过数十载寒暑,学养融会中西,交游遍及士林,持论中正平和,文字含蓄蕴藉。本书收录了她的散文代表作,其中既有对长辈亲人、知交故旧的追忆,又有对四时风物、人事代谢的感发,更有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与毕生创作的总结。

《国脉:谁寄锦书来》

作者:汪一洋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,上海滩。三个邮政人,三个好兄弟、好工友。他们在工运风云里脱颖而出。一次偶然的抉择,铸就了三人迥然不同的命运,交织出一幕幕时代与人性、历史与命运、理想与奋斗、爱情与信念的跌宕起伏的剧情。

《如何成为讲话有趣的人》

作者:(爱尔兰)大卫·尼希尔
译者:袁婧
出版社:四川文艺出版社

当大卫·尼希尔为简单的课堂演讲而汗流浹背、手足无措时,他不会想到,自己有一天能够站在卡斯特罗戏院的舞台上,面对一千四百多名观众侃侃而谈。从极度恐惧当众讲话到成为出色的脱口秀演员,促使他完成这一转变的,是幽默的力量。幽默感在沟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而幽默感并非都出自天生,它是一种可以通过练习获得的技能。他总结出了将脱口秀技巧应用于日常演讲的七大原则。无论你是要进行日常当众讲话、商务演讲、婚礼主持、论文答辩,还是想说服投资人,本书中所授的幽默技巧都能成为你破除坚冰的利器,让你自信满满地迎接挑战。

《日本美术史》

作者:徐小虎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以时间为脉络,介绍日本艺术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历程,为初学者传递日本之“美”。尤其特色的是,作者参照广阔的中、西文化背景,重点关注日本各个时代最具创新意义的艺术,以此展现日本艺术精神的宽度和弹性。全书文字轻松晓畅,并配有250幅珍贵的插图。



本期《朝花》文章将发送至半岛+客户端“快读”频道。扫一扫,更多精彩极速浏览。

快读

《朝花周刊》投稿邮箱:
bdshijing@sina.com

若到江南赶上春， 千万和春住

张欣新作《千万与春住》聚焦都市女性情感命运

□半岛记者 刘鸿亚

“若到江南赶上春,千万和春住。”本期半岛记者推荐给读者的书《千万与春住》,书名即取自北宋词人王观的词《卜算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“如果到江南赶上春天,千万要把春天的景色留住。”王观的词中原文为“千万和春住”,作者张欣却改“和”为“与”,她说,“和”也是可以的,只是感觉太圆满。

张欣,是最早一批在文学上立足于都市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作家之一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,有近十部热播电视剧改编自她的作品,如都市爱情连续剧《锁春记》《爱结婚》《浪淘沙》《浮华背后》等。

新作《千万与春住》依旧立足于都市,书写了广州两个家庭命运纠缠波澜起伏的往事与当下:相伴相携成长的一对小姐妹,一位出身权贵之家,另一位家道中落,成长过程中她们各自有难言的隐痛,唯有互相扶持取暖……世事变化人心难料,一场惊世骇俗的“狸猫换太子”一念之差发生,终至难以挽回的境地。层层布局的叙述逐渐打开,两位女主角历经人生的万水千山之后,内心终于明白渡人便是渡己。

创作内容: 都市版“狸猫换太子”

张欣一直以来的文风都是流利、敏锐、直接而又坦诚的。新长篇《千万与春住》,延续一贯的都市书写,将人在面对特殊事件时的种种行为模式、心态结构、情感路径剖析呈现。

培训中心主任滕纳蜜精明决断,她的生活却如一盘错乱棋局:儿子薛狮狮在四岁半时不慎丢失;与丈夫薛一峰的婚姻破裂;跟少女时期的闺蜜夏语冰也断了联系。与学生时代平淡无奇的纳蜜相比,夏语冰是天之骄女,美貌聪慧,家世优渥。育有一子后移居美国,在她的悉心栽培下,儿子小桑君成长为心地善良、手艺高超的厨艺人。然而,随着薛狮狮的下落被警方发现,多年前隐藏的一个足以毁灭几个家庭的秘密也被揭发。

原来,滕纳蜜

和夏语冰以前是闺蜜,但滕纳蜜对夏语冰比自己漂亮,比自己家世优越,比自己更得男子的青睐,而后又有一桩美满婚姻都不服气。不久,夏语冰有了到美国的机会。在机会难得之时,她很信任地将未满月的儿子周鸿儒托付给纳蜜照看。待她在美国站住脚将儿子接到国外时,纳蜜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她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狮狮换成鸿儒送出去。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从此可以在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,有更可期待的远大前程。

始料未及的是,一次在百货商店购物时,纳蜜把名义上的儿子丢了。丈夫薛一峰因为各种原因与她离了婚,后各自生活在失去孩子的黑洞中。然而,没想到丢失多年的儿子在山东乡下找到了。因为要做亲子鉴定,一切沉下去的历史真相必须浮出水面。

然后是夏语冰夫妇出场。语冰的儿子,原名周鸿儒,现名王大壮,执意于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,拒绝认亲,拒绝亲生父母让自己弥补学业不足的计划,仍然开着货车挣钱养家谋生。心力交瘁中的语冰原以为丈夫周经纬是自己忠诚的港湾,却不想,周经纬对她坦白自己当年因鉴定了父子关系(孩子被掉包,所以有问题)而心理失衡,在美国已有了另外的不在婚姻中的妻女。

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滚动着,或被裹挟,或是做着选择。在事情揭开之后,让人沉思的是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。

创作背景: 在都市生活中提取故事

从以往国内各种文学最高奖来看,乡村文学一直是最大赢家,都市文学似乎从未摘取过最高桂冠。张欣认为,乡村文学有很坚实的根基,我们每个人逆流几代,一定能找到某个乡村的记忆。而都市文学,是没有根基的,如果失去了手机,我们几乎会迷失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。

张欣被认为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都市感觉的作家之一,随着都市化进程的进展,作为一直深耕在这个场域的作家,她表达了对都市文学的看法:“最近,都市文学有了很大的前进,最重要的是它已经产出了观点。都市文学不在于城市的街道、摩天大楼,而在于城市人表面冷漠、内心焦虑的撕扯。都市很好的地方在于,它横扫了一切,尤其横扫了人身上那些其实不成立的东西。都市化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远,我们不愿意让

别人知道谁来自家,又做了什么菜,隐私得到顾及的同时,却更加孤独。就我个人的都市文学创作而言,我希望大家能迅速地懂得都市运行的规则,然后在此生根、确立自己的位置。”

具体到《千万与春住》里,张欣想呈现的是城市的包容性一面,“都市也教会我们,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,它巨大的包容性让任何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,都有人明白、理会和迎合。都市里,万物静观皆自得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样子,不要妄图拿你的规则、价值观改变别人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千万与春住》也是张欣的转变之作,在这部小说里,张欣在平凡细微中切近都市人心之复杂丰盈,借离合之情书写出浮世沧桑。

创作风格: 日常即殿堂

张欣在《千万与春住》创作谈中说,“感觉写作中最大的难点竟然是最不起眼的日常”,对于再熟悉不过的日常,妙笔生花却成为一件难事。如,老人和孩子完全是不同的思维、不同的表达方式;同样是男女之情,呈现方式可能南辕北辙;比如什么季节生长什么植物……因此,作品结束了对典型人物、纯粹人物的塑造,而专注于描写那些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人身边的人,那些“看上去是普通的上班族,有一点年纪,有一点位置,脸上有一点步步为营的沧桑”的女人,那些“不坏,却也不那么好”的“有疤的树”。

张欣认为,只有日常才能够流传,它是思想情感的肉身。谈到《千万与春住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,张欣说:“我希望写出的是,冷酷现实中的理性,感性人生中的暖意。不是人为的刹那间的悔悟,空穴来风一般的觉醒,我不相信这种东西。我们从来没有被人说服过,也说服不了任何人。所有的成长都是自己摔得很痛很痛,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,才明白一丁点的道理。”

日常与人物是密不可分的,所以它才重要,特别不好写。看起来容易的东西其实反而最难,就像好看的衣服根本不花哨,似乎也没有任何设计,但其实它的设计完全隐藏在布料、针脚、手工里。日常跟人物的内部紧密相关,尤其在都市文学中,人物和他的日常分开就会无所依仗。

